

B02
205

13913

精神分析學 與 馬克思主義

譯 斯 秋 董

著 本 茲 奧

社 版 出 書 讀

義主思克馬與學析分神精

譯斯秋董 著本茲奧

社版出書讀

1940

精神分析學與馬克思主義

ZINGSHENFENSIXYO Y MARXZHU

著者 英國 R. Osborn

譯者 董秋斯

出版者 讀書出版社

(讀書生活出版社之簡稱)

重慶 民生路一二四號

成都 祠堂街七十二號

昆明 華山南路九十號

貴陽 中華南路五十七號

桂林 桂西路十七號

香港 擺花街三十三號三樓

上海 靜安寺路斜橋弄七十一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廿九年六月初版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
(內酌加郵運及匯水)

引言

輕率地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人們，時常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學作比較研究的要求。不過，這些批評家從不會表示從事這種工作的任何意向；這也沒有什麼可惜，因為他們大多數人對於這兩種學說同樣缺乏修養。

同時，馬克思主義者則有把精神分析學看作不值得注意的傾向。不過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會不會採取這樣的態度呢，這就頗可懷疑了。特別是恩格斯，他把評論當時每一主要科學的發展作為他的職責。假如他能再活二十年，他大概不會不研究弗洛德的著作的。這並不是說恩格斯會全部接受弗洛德的學說。正相反，我們可以想像，那一位最偉大的論戰家將以何等辛辣的言詞來指出這一學說的偏畸性。但我依然相信，恩格斯將以注意達爾文或摩爾根在生物學或考古學上的發見的態度來看待弗洛德在心理學上的發見。邁老鷹也將猛撲這種新的材料，加以消化，批評，和揀選。

我相信，恩格斯也將在弗洛德的工作中尋見他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發展上極端重要的論據。因為恩格斯自己所用的概念，便可由弗洛德所發見的材料提供必要的科學的證明。例如，關於人類社會的原始形式

作這樣敘述的是誰呢？『成年男人的相互容忍，不相嫉妬，乃是大而永久的團體之形成上的第一個條件。』這是否從弗洛德的名著圖騰與禁忌中引出來的呢？正相反，這句話乃引自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發表的家族的起源：私產與國家。還有，『他並不知道正在推動他的真實動機……因此他想像出虛偽的或明顯的動機』這句話來解說一個人的（否則就無法說明的）意見的，是恩格斯，而不是弗洛德。繼續下去，恩格斯並不把這些使人持一定見解的虛偽而明顯的動機解作合理化的東西，而只當作『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採取並非真地無意識的，只是在『一種虛偽的意識』下。*

凡是具有能够達成這樣概念的天才的人，當弗洛德製造出恰好證明這些概念的用科學方法觀察來的證據的時候，當表明『成年男人的相互容忍』乃是最早的人類社會之主要問題的確鑿證據出現了的時候，或當證明無意識地或『假意識地』推動人們持一定意見的那些未知的真正動機之揭發確是可能的時候，他會感到深厚的興趣，還有什麼可疑的麼？

不過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學的關係，較之恩格斯所預期的，乃是一個遠更重大的問題。並且毫無疑義，這兩種科學是直接對立的。問題是：它們是辯證法的對立的麼？那就是說，因了它們的對立性，因了它們的尖銳的矛盾性，當放在一起的時候，剛好提供那樣一種對立的統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只有那樣，現實才

* 恩格斯給梅林的信見馬—恩通信集第五百十一頁（Martin Lawrence）。

能得到適當的描寫，它們是否如此的呢？

特別的是，分析學者這種純實驗的發見，是否一方面能證實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結論，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處所能補充並闡明這些結論呢？

我相信，在這一部書中，奧茲本先生已經開始了第一步工作，表明分析學者的發見是有這樣的功用的。例如，他能够說明：精神分析學已經完全不自知地，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的主要原則之正確性，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如過去常見的，分析學者純實驗的發見已經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稱爲玄學的舊的形式邏輯的思想方法之荒謬；依那種玄學的思想方法而論，這種分析學者的發見也是荒謬的。

固然，分析學者永不會聽到過辯證法的唯物論，*他們依然接受玄學的思想範疇。因此，他們對於精神分析學的幾乎每一概念所遭受的難答辯的責難都不能依據他們自己的前提來應付這一點，遂爲學院派的哲學家宣揚開來了。依據形式的非辯證法的邏輯來說，分析學的概念是顯然自相矛盾的。作爲其他一切之基礎的原動的無意識自身這基本概念，從形式邏輯的觀點上來看，是荒謬可笑的。因爲學院派的哲學家指出，一個人對於一件事，不是知道，便是不知道；所以如弗洛德所說，一個人對於一件事，又知道，又不知道，那

*這話對於青年的德國分析學者也許是不對的，不過對於英國分析學者的代表人物却一點也不錯，並且對於弗洛伊德本人，在這一點上，也是不錯的。

就是說，他知道它，但並非意識到它，乃是荒謬可笑的。

弗洛德大可以把這些責難一律看作與茲本先生所謂「胡說」。這些責難所以是胡說，因為他們與觀查來的真實相矛盾。弗洛德曾經觀查過並教我們大家觀查這種事實：一個人同時對於同一件事常是又知道又不知道的；他無意識地知道一件事；以及，他有這種知識，並且這種知識有力地影響他的思想和行為，但他並不知道他有這種知識。這一切都成百次地為一般的觀查所證實。為要說明這些事實，弗洛德必得提出原動的無意識的概念。但弗洛德不會觀查出，在證定和指名這些事實的時候，他便破壞了形式邏輯的首要原則，如所謂矛盾律（一件事不能又是又不是）的原則。

弗洛德對於這種形式邏輯，聳了一下他那富於經驗的肩膀，暗示出這東西的不中用。但——弗洛德也由此表明他是他那那一階級和時代的模範科學家——他不會知道一種邏輯，一種思想方法，一旦在觀查來的現實上觸了礁，我們的迫切的責任便是用另一種來代替它。因為，假如我們不這樣作，我們便不得不使用舊邏輯，而這東西已不再能適合事實，因而把我們自己陷入無法解脫的混亂中。並且，在弗洛德開始他的工作以前，已經有一種思想方法存在，這種思想方法對於分析學者在精神的現實之構造中所慣見的那些共存的交貫的矛盾完全加以許可。簡而言之，辯證法的唯物論對於精神分析學的發見提供了唯一可能的理論，同時精神分析學的這些發見，因為是獨立成就的，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之正確性更能提供空前的最顯

著的證明。

奧茲本先生的第十和第十一兩章說明精神分析學的全部發見如何地貫串着辯證法的概念。事實上，分析學者已經遭到茹爾兌先生（M. Jourdain）的不幸：他們多年來談論辯證法的唯物論，而並不知道它要他們注意這事實——有一種思想方法能使他們的發見成爲有道理的，而不是胡鬧的，能爲他們那本來怪僻難解的每一結論尋得合理的地位——現在還不正是時候麼？

精神分析學之辯證法的性質，大概要算奧茲本先生最可注意的理論發見了。^{*}不過他的最重要的意見，却包括在他論唯物史觀的那兩章之中。他主張把對於我們的環境的性質之研究的注重，移向對於那種環境我們所起的反應的性質之研究，我相信這是大有意義的。奧茲本先生在他的第一章書中，加重說明在馬克思這偉大發見上——人的意識爲他的社會的存在所決定——繼續建設的必要。奧茲本先生提出，科學的政治家不能懶惰的停留在那個發見上面。不到他確切地發見我們的社會存在如何地規定我們的意識，他便不應當罷手。例如，馬克思預言，當一種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環境已經成熟，它的必然發展將在人們的心中產生一種實行社會主義的需要的意識。這樣一種環境現在已經發展了。它會否產生一種實行社會

^{*}奧茲本先生提出：夢形成醒時思想過程的辯證法的對立；他更推論：這便是許多意識的思想成爲非辯證法的這事實的唯一說明。他這建議和推論的美妙是大可注意的。

主義的普遍意識呢？是的，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地域，以一定的方式，和到一定的程度，它已經產生了。但在何時，何地，以怎樣的方式，到何等的程度呢？人們的社會存在所由以決定他們的意識的過程之實際機構和詳細情形，對於我們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們的生活也許便依靠在這種過程如何進行的適當知識上。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環境和意識兩者間進行交互作用之詳細的特殊的重要狀態，都從不曾冒認已經考過。恩格斯在我適才引過的給梅林格的信中便談到這一點。

他寫道，『我們大家首先都注重，也必須注重，政治的法律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通過這些觀念的媒介而發生的行動，都導源於基本的經濟的事實這一點。但在這樣作的時候，我們爲了內容的緣故，遂忽略了形式一方面——這些觀念發生的方式。』

不過，我們的觀念發生的方式現在是極端重要了，因為我們的客觀環境之不斷的加速度的發展，強迫我們來實行社會改革。因為我們的怪僻的觀念，因為我們的不合理的幼稚而頑固的觀念，使得社會改革的過程幾乎成爲不可寬恕的浪費。而人類觀念發生的方式，恰是精神分析學的主題。

假如我們不學着瞭解人們的意識由他們的社會的存在發展起來的方式，我們便不能有效地影響或指導社會改革的過程。因爲不懂精神分析學，連平常的經驗也會警告我們，我們的意識由我們的社會的存在發出的方式是既不簡單也不直接的。正相反，這乃是一種極端糾紛的複雜的並且常是隱瞞的過程。精神

分析學者不能以完全瞭解這種過程自許。不過他們已經向着這樣一種瞭解有了確定的進展；因此凡要從事意識地出於意志的社會改革的人，都不可以輕視精神分析學者的工作。

我覺得，從精神分析學的研究所能得到的主要的結論是：某一種意識的出現——那就是說某一類政治的宗教的科學的和零雜的意見，某一種意識形態——一定不能設想作某一社會環境之被動的反映。乃要把它設想作社會環境與那人自己內中某種原動的主觀的要求之間的交互作用。這見解是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完全相合的，奧茲本先生可以說明這一點。誠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大概會把任何別的見解嚴格地指作機械論的和非辯證法的。但這樣一種見解，要使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們日常的政治工作中，加以充分的評價，並不常是容易的。馬克思主義者很難於避免過分注重環境的勢力而忽視原動的主觀的因素。

不過，假如馬克思主義者不常能防止那樣一種傾向，過於重視一種原素，而排斥它的辯證法的對立物，那末精神分析學者連這樣一種危險的存在也不會意識到。他們常是單純的著作，彷彿環境的影響並不存在，或無論如何也不會改變；彷彿人類全部社會的特別是經濟的環境都可以隨便寫作人類行為的方程式中的定數。並且，我們不僅要平均地注重這兩種因素；我們所必須學習的是何時注重這一個，何時注重其他一個。例如，在前一世紀，如恩格斯所寫，馬克思不得不『側重決定政治的法律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通過這些觀念的媒介而發生的行為之客觀環境的因素』。不過，在現時，對於人們所稟賦的主觀的原動

的因素，與客觀的環境的因素相交貫以造成我們可得而認識的人的這種因素，當然應當增加注意。因為環境的因素都已經有利於我們：它們高聲號呼社會的改革。我們的任務是要知道，怎樣解說這種不明晰的呼聲，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

很顯然的，這一切等於說，馬克思主義者需要作實際的政治家，尋求他們的聽衆所能把握並遵行他們的使命的那樣一種正確的心理途徑。在傑克·美這樣有高度發展的政治生活的國家中，關於怎樣才能有效地影響他人，有着長久而豐富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假如願作行動的人，他們應當熟習這種傳統；他們應當熟習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中實行的那種政治活動的傳統的技术，這乃是十分必要的。他們應當這樣作，並非要使他們自己成爲奸狡的政客，却正因爲不能把這種技术的有力工具讓給那些政客們。因爲，在這問題上，把一切好的歌曲給魔鬼唱，也是一種很大的錯誤。

但馬克思主義者是科學家。他們擁有可以說明並遂行社會改革的科學之基本原則。因此，在使全體人民注意他們的科學之重要真理的詳細技術問題上，他們也應當是科學的。換一種說法，政治宣傳，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不僅是一種藝術，也應當是一種科學。當馬克思主義者已經通曉有效的政治活動的全部習慣，他不應當自滿。非到他已經用一種由科學地確定的結論中意識地演繹出來的政治活動的技术，跨過並壓倒這種傳統的本能的僅只半意識的知識體系，他不應當自滿。不過，這樣一種新的政治技术只能在一種正

確地科學的心理學的基礎上發生。除非我們對於心理過程的原動力有一種知識，我們永不會知道怎樣影響人，使他們更完全的瞭解真理。精神分析學者已經向着這樣一種科學的心理學之建立開始了首先的困難步驟。

奧茲本先生在他的最末一章，對於一種精神分析學的知識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工作上可以有有效的果，作了一些建議。我想奧茲本先生會同意：我們還應當把這種建議看作一種提倡和說明，不能看作有很大的實際重要。精神分析學還是如此地不完全，要想從它作一定的推論以供實行還是危險的。（精神分析學者首先發出這樣一種警告，由此表明他們是純正的認真的科學家。）這當然是真的，並且大概再過許多時候也還是真的，凡願知道怎樣影響他人的人們，從實際政治家的榜樣和言論，從觀察勞合·喬治或包爾溫，或在劇烈的社會危機中模倣列寧的方法，還較從精神分析學之最完全的通曉上所得的更多。但我想，有一件事精神分析學的研究可以教給我們。熟悉精神分析學的教訓，可以幫助我們把一定的心情和一定的態度顯示給他人，沒有這種知識，一種政治主張，雖然公正而且真實，也很難得推行。我不能對於這種態度有所闡明，我只能說，我認為在奧茲本先生的書中已有很好的例證。他的文章是激昂的，但也是平正的；論爭而無私見；鋒利而聰明。大概是這樣，他對於社會主義的宣傳的技術所作最好的貢獻，不在他已經說過的任何一件事上，却在他敍說一切事的方法上。

他對於政治工作的一定推薦也許可加以懷疑。並且，他也許在說明每一種學說時犯過錯誤，這乃是我無力發見的。但這種錯誤並不影響奧茲本先生的重要成就。這成就固然並非已經解答了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學之間的關係的問題。那樣龐大的任務需要許多思想家的持久努力。奧茲本先生已經作了的便是提出那個問題；並且以如此有理解有效果而且有益的方式提了出來，凡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活的科學來研究的人們，在將來都不能忽略他這方式的。這並非微末的成就。恩格斯說，黑格爾想把『全部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當作一種過程來說明……黑格爾並沒有在這任務上成功這一點，在這兒是無關重要的。他的劃時代的貢獻乃是他提出了這個問題。』關於奧茲本先生，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即使他不會解決了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學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他的輝煌的貢獻便是他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

約翰·斯特拉奇

目錄

引言	一—一〇
第一卷 精神分析學	一三一七〇
第一章 研究的範圍	一三
第二章 心之構造	一七
第三章 夢的解釋和分析的過程	二八
第四章 常態心理與變態心理	四一
第五章 性的發展	五二
第二卷 精神分析學與馬克思主義	七一—一八七
第六章 原始社會	七一

第七章	唯物史觀·····	八七
第八章	唯物史觀與個人心理·····	一〇四
第九章	宗教·····	一三〇
第十章	辯證法的唯物論·····	一三九
第十一章	辯證法的唯物論和精神分析學·····	一六〇
第十二章	實踐舉例·····	一六八
譯後記·····		一八八—二〇三

第一卷 精神分析學

第一章 研究的範圍

本書的目的，在爲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精神分析學，精神分析學者對於馬克思主義，以及一般人對於這兩種學說之更精密的研究，提供一個先例。本書試要說明人的主觀生活（如弗洛德所描寫的）與經濟過程的客觀世界（它的發展法則是馬克思主義所考查過的）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爲要說明這兩種見解是互相補充的，我覺得必須充分引證馬克思主義和弗洛德的學說，使讀者可以自行看出兩者中間辯證法的統一。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有一種廣泛的錯誤觀念，以爲它絕不考慮在每一人類行爲中操演一部分作用的主觀成分。實際上，遠在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論文中，便已排斥那種錯誤的信仰，那便是說，人完全是環境的產物，機械的反應變動中的條件。他並且加重說明從能動的主觀方面思考人類行爲的需要。因此他說：『從來一切唯物論的主要缺點……便是……只以客體的或直觀的方式來把握感覺，而

不把它看作人類感官的活動、實踐，即不是主觀的來把握的。』（注意符號爲本書著者與茲本所加。）

弗洛德曾經企圖對於形成這一主觀方面的本能、衝動和一般心理性質提供一種科學的說明，因此對於人和表現在一切人類行動中的外界性質這兩者中間的交互作用遂可以作更透澈的瞭解。爲了這緣故，我相信精神分析學應當成爲現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一部分，在以後各章我要說明它的學說怎樣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內容。

我知道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存在有一種傾向，把弗洛德的學說當作資本主義文化一種墮落的表現。密爾茲奇（D. Misky）在他所著英國知識界一書中，討論到戰後的『上流人』他說道：『弗洛德已經被認作一切願望和情慾的藉口，一切種類的自由或放縱的護符，一切紀律的完全解脫。他已經成爲這一知識界的聖經。』*

必然無疑的，弗洛德的學說受過這樣的利用。不過，科學的學說常是命定被曲解了來支持墮落的和反動的觀念的。舉例說，達爾文主義被用了來辯護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生存競爭』和『適者生存』被用來解釋富與貧的存在。

同樣，爲要逃避迫切的社會問題之實體，而傾向於心理狀況之病態的反省和精密的分析，由此表明了

* 英國知識界 第一百十一頁（Gollancz）。